

唐人《赵志集》初议

赵宗福

日本天理大学出版部在1930年出版的《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第二卷中，有一部是汉文古籍《赵志集》一卷的影印，“题解”中还有花房英树氏撰写的有关这部诗集的情况介绍。这是国内早已失传的一部唐人诗集残卷在海外的首次公开面世。但是这事似乎并未引起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的注意，在大陆和港台报刊上迄今还没见到有关的评介文字。因此，我根据影印本对《赵志集》残卷作了初步的整理（附后），并参照花房英树的“题解”，对这部唐人诗集作一评介和探索，求教于方家。

一

《赵志集》卷首第一行是“赵志集一卷”五字。根据遗留下来的这一名称，我们仍然称这部残卷为“赵志集”，并说有“一卷”。其实残留给我们的只有十首诗，其它大量的诗不知从何时就散佚了。十首诗依次是：《敬赠 张皓兄》《奉酬 刘长史》《秋日在县望雨仰赠郑司马》《仰酬 郑司马兄秋日望雨见赠之作》《秋晚感时寄 裴草然》《奉酬 裴草然秋晚感时见贻之制》《敬和 裴草然秋晚感时寄张结之作》《闲厅晚景敬呈 徐长史》《敬和 徐司马闲厅晚景之赠》《奉和闲厅晚景 司户萨照》。

题目中的空格是原稿就有的。从这种格式看，最后一首比较明显的是属于“司户萨照”的诗，其余九首大概都是赵志的作

品。花房英树认为第五首和第八首也分别是“裴草然”和“徐长史”的作品。但是，如果拿这两首的题目与第三首题目比较，除了空格以外，其它一致，而把二人和二人前边的文字连起来读也是顺畅的，所以我以为这两首可能是赵志首先赠给裴草然和徐长史的诗，二人名字前边留空格是表示尊重，这与其它诗题一样。二人收读赵志的赠诗后有唱和，赵志再次奉和酬诗，所以又有第六首和第九首以及第七首等诗。

既使最后一首，我们也不能排除是赵志作品的可能性。《赵志集》是一部辗转抄录而保存下来的诗集，脱字别字屡见不鲜。脱字者如《奉酬刘长史》中的“遽嗟云雨别，行睽风月□”一联就脱末一字；“及斯牵墨绶，□□谢铅笔”一联也脱一字，另有一字看不清。《秋晚感时寄裴草然》中“惊□飍飍，寒木萧森”一联也脱一字（很可能“风”字）。错别字如“丹穴摘鸾凤”一句中“穴”写作“宄”、“凤”写作“风”之类的例子更多。所以，最后一首也有脱字的可能，假设题目中刚好抄漏一个“呈”字或“寄”、“赠”之类的字，这首作品的作者就由赵志变为“萨照”了（空格被看作题目与作者之间的空白）。

从诗题就可看出，十首诗全是赵志与朋友间酬赠唱和之作。内容上也是抒发离思别愁、称颂对方，不时夹杂着一些“言归事耕植”、“情唯丘壑，志在山林”的归隐思想，全然没有涉及当时的社会民生问题。可以说作者的眼光始终在他们几个官吏、文人的小天地里。从这个角度讲，《赵志集》的思想内容方面没有多少研究的价值。

但是，赵志其人其诗以及诗中提到的张皓、张结等人，在中国文献中没有点滴记载。赵志的诗不但在《全唐诗》中没有收录，就是近年出版的陈尚君补辑的《全唐诗补编》等也没有补进去，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王洪等人主编的《唐诗百科大辞典》等专门的辞书同样也没有提及，尤其是日文版的《日本

国见在书目录》也不曾著录。说明赵志其人其诗很久以来不被人们所知，至今还被遗漏在唐诗之外。因此，《赵志集》至少有其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它使我们发现了一位唐代诗人，为唐诗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遗产；同时作为外国人抄录保存至今的本子，也具有版本价值。这是《赵志集》的价值之一。

其次，从研究诗体演变方面看，《赵志集》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初唐五言古体诗及其向近体诗演进的某些特征。从残留的十首诗看，全是古体，四言诗三首，每首十四句；五言诗七首，其中有三首每首八句，两首每首十六句，开头两首最长，每首长达八十八句。这些五言诗虽然全是古体，但是对偶句（尽管平仄不协）连篇累叠，其中有一些如“始飞鸣凤岭，还洒饮龙津”、“寥寥馆宇虚，苒苒寒光速”等联，不论从字意还是从音律讲，几乎就是标准的律诗句式了。这种古律混用的五言诗正是唐初的诗体特征。明末许学夷曾说过：“初唐古律混淆，古诗每多杂用律诗。”（《诗源辨体》卷十四）陈伯海也指出：“大致说来，五言在唐初犹沿袭齐梁以来的新体诗风，藻采特重，风骨不振，形体也处于半古半律的混杂状态。”（《唐诗学引论》）如果拿这些话来观照《赵志集》中的五言诗，正是一点不差。三首八句的五言诗，如果暂不论其音律，句式结构上则非常接近律诗，尤其中间两联对仗整齐，乍一看犹如王绩、王勃等人的五律。如最后一首：“薄晚闲无事，澹然休简牍。寥寥馆宇虚，苒苒寒光速。轻霜遍衰草，高风断群木。别有沧浪人，栖遑也干禄”。

根据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的研究，初唐的五言八句诗有一种明显的“三部式”程式，“首先是开头部分，通常是两句话，介绍背景，接着是可延伸的中间部分，由描写对偶句组成。最后部分是诗歌的‘旨意’，或是某种愿望、感情的抒发，或是巧妙的构思，或是某种使前面的描写顿生光彩的结论。”（贾晋华译《初唐诗》第137页）上面所引这首正是如此。其它的两首（第八、九

首)五言八句诗也基本上是如此程式。既使十句以上直至八十八句的五言诗,中间部分也不过是对偶句的“延伸”而已。也就是说在文字形式上通篇对偶,构思程式上是“三部式”。这种程式化对近体诗的形成无疑是起过重要作用。这里还应指出,《赵志集》中的诗虽然为初唐古体,但在押韵上却是严密的,如最后三首分别押入声十药、入声十三职、入声一屋三韵,不说有出韵现象,就是邻韵也不通押。这种现象也是值得研究的。

二

赵志之名不见于经传史料,而《赵志集》上也并未标明“唐”等字,何以断定其为初唐人呢?

首先,《赵志集》是作为日本兴福寺僧人在背面抄录佛经《法苑义林》中的《唯识章》而保存下来的。正面盖有“兴福传法”的印记,还写有“山阶传法供”、“十七张”等不同的字样。“山阶”是兴福寺的旧称,建有传法院。兴福寺在今日本奈良市登大路町,是日本法相宗的大本营,始建于公元669年。上记印记、字样说明:一、《赵志集》抄本出现在兴福寺僧人抄经之前,因为佛教徒不可能在佛经背面抄写与佛教无关的文字;二、《赵志集》在很早以前就被兴福寺收藏在传法院中;三、至少在僧人抄《唯识章》时,《赵志集》还有十七张之多,可是现在只有六张。

根据荒牧典俊对《唯识章》的“题解”,《赵志集》背面的《唯识章》是兴福寺僧人经暹在公元1030年抄上去的。这个时间是中国北宋仁宗天圣八年,时在日本平安时代中叶。北宋时日本人来中国的不多,有限的几次几乎全载于《宋史·日本传》中,《赵志集》在这时流传到日本的可能性不大。而在不久前的唐代(日本奈良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日本朝野学习唐诗蔚然成风。而且兴福寺在唐时作为法相宗的大寺,与中国法相宗也有

密切关系，《赵志集》背面的《唯识章》就是唐朝法相唯识宗的开山老祖慈恩大师窥基的著作。《赵志集》在唐代传入日本的判断是合情合理的，反过来也就可以断定赵志很可能是唐代的诗人。

其次，已如上节所述，《赵志集》残留下来的十首诗全是古体诗，尤其五言诗的古律混淆，对仗句的连篇累牍，构思描写上的“三部”程式，重词藻而缺风骨等特征，恰是初唐五言诗的共同特点。而赵志没有留下一首近体诗，这正说明他是在近体诗还没有完全形成的初唐时代进行创作的。

四言诗在十首中占到近三分之一，这也是反映作者创作时代的一个侧面。四言诗在晋以后诗人们已多不创作，特别是六朝后期到隋代，多出现在乐府的郊庙歌辞中，唐以后写四言诗的更为罕见。《赵志集》中却出现了同题唱和的三首四言诗，这与初唐时一些著名诗人的创作活动可能有关。当时王勃就有题为《悼彼我系》的四言诗数首，尤其是调露二年（680年），陈子昂同崔知贤、席元明、韩仲宣、高球、高瑾等雅集倡和，作了不少《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的四言诗，并由孙慎之作序。这些诗至今保存在《全唐诗》第七十二卷和八十四卷中。如陈子昂诗云：

“暮春嘉月，上巳芳辰。群公禊饮，于洛之滨。奕奕车骑，粲粲都人。连幄竞野，祛服缦津。青郊树密，翠渚萍新。今我不乐，含意□申。”其它人的诗风格上跟陈诗颇接近或相似，句式上连续对仗，辞藻也具有明显的六朝遗风。花房英树认为，陈子昂等人的文学集团创作这种四言诗，引起了赵志等一批知名度不高的诗人们的关注，所以才有《秋晚感时》诸作。从这点上讲，赵志可能是初唐时期的人。

又次，从《赵志集》中的一些词汇也能看出赵志生活的时代。赵志诗中所出现的词汇大多已在《文选》和六朝、隋代唐初诗人的作品中出现过。如赵志用过三次的“望美”一词，北朝吴

均《初至寿春》“望美无津梁，私自怜何极”的诗句中就已出现，而在唐以后诗人作品中反而不多见。又如“秋灰移玉管，夏火度金天”一联中出现的“秋灰”、“夏火”二词，在隋以前诗中找不到例子，但在初唐诗中却常被使用，刘允济《经庐岳回望江州想洛川有作》有“夜琴清玉柱，秋灰变缙幕”之句，卢照邻《中和乐九章·歌明堂第二》有“南通夏火，西瞰秋霜”之句，甚至骆宾王《初秋登王司马楼宴得同字》序中有“于是葭散秋灰，檀移夏火”的句子，把两个词放在一起形成对仗句子。说明初唐时诗人们使用这两个词比较普遍，因此在赵志诗中出现也是顺理成章的了。还有如“题舆昭令范，展骥阐嘉声”一联中的“题舆”、“展骥”两词，唐以前诗中未见，而陈子昂《为郑资州让官表》中却有“题舆佐岳，无展骥之能”的句子，把两个词放在一起用，赵志大概是受陈子昂的影响而写出如上诗句的吧？而如“辉焕”一词在唐以前诗文中就多次出现，《陈书·蔡景历传》云：“雕丽辉焕，摘挾绚藻。”晋成公绥《隶书体文》云：“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辉焕。”赵志诗中也有“淹留穷眺玩，丽藻方辉焕”、“铿锵韵金石，辉焕藻璠璣”的句子，自然是对前人的继承。而唐之后，“辉焕”一词反而比较少见。

虽然在还没有十分先进的研究手段和精确的统计数据之前，从词汇的角度推断一个诗人进行创作的时代的作法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如果与其它方面的论据等联系起来综合判断，倒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此根据以上几点，可以断定赵志是初唐时期的诗人。

至于赵志的生平，由于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在没有新资料出现时，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了。然而根据他残留下来的诗作大体上可以明确其作诗时的身份。从诗题看到，赵志及其友人们是一群地方州县的小官吏。“长史”在隋唐时为州佐，系府僚属吏之长，当然大都督府中也有长史，并多能任至节度使之职。但从诗

句看，“刘长史”并非军职，最多是州佐之类文官。“司马”在隋唐时为州府佐吏之一员，位在长史之下。“司户”在隋唐时也是州县佐吏，州有司户参军，掌户口、籍帐、杂徭等事务，省称司户；京畿以及四等诸县也有此职，只称“司户”。因此郑司马、司户萨照的身份不言自明。还有裴草然、张结、张皓等，赵志直呼其名，而且有时在其姓名前不空格，可见其地位在刘长史、郑司马、司户萨照以及赵志之下。由此可以推知赵志是一位地方官员。其诗中有“简牍闻尚父，灌坛初历试”、“方惭灌坛术，空羨颍川巾”的句子，其身份更为明显。“灌坛”一典出自姜太公故事，相传姜尚曾为灌坛令。张志以此典故说明他是一位县令。

“谬此叨下邑”一句也透露出他为“下邑”之长的信息，还有“吏休案牍敛，庭闲喧讼息”的诗句以及“在县望雨”的题目，都从侧面说明赵志当时的身份是县令。

赵志诗中还有“晋岭”、“汾川”、“渭川”等地名以及不少诸如“寒树”、“寒光”、“寒露”、“寒木”、“寒葭”等表示气候的词，这些词汇足以说明他任职的县在北方。

综上所述，《赵志集》是初唐时期任北方某县县令的赵志创作的。

三

《赵志集》由于作者的地位和诗名的限制，在唐代诗坛上并没有占到一席之地，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影响，因之在当时流传的抄本也不会多。而这不多甚至可能唯一的抄本却被使唐的日本人获得并带到了日本。从此，《赵志集》在中国失传了，而在邻国却有幸保留下了一部份。我以为，这样推测是有道理的。

日本奈良时期，唐代文学对其影响甚大。日本人“上自天皇，下至贵族达官，竞相学习唐代文学，对唐人的诗、赋、文章崇尚备至，以精通为荣，以不懂为耻”。“天皇不仅自己学习，

而且手抄唐代名家诗汇集成册，广为流传，以促进日本诗坛的繁荣。”（张声振《中日关系史》第一卷第123、127页）在这种浓郁的风气下，《赵志集》虽然不是名家之作，但也可能因为是唐人诗集仍然受到日本人的重视，带到日本，甚至有可能辗转相抄，学习吟诵。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对这部诗集可能失去了热情，于是完整的本子也就散佚了，只有这十首诗靠着日本僧人抄录经卷而保留至今。

叶德辉曾说：“（日本）宽平当中国唐昭宗时，其时彼国齋书之使，络绎于道途。故五代乱后亡书，彼国皆有传者。”（叶德辉《新刊素女经序》，见《双椽景阁丛书》）叶德辉在清末民初时并不知道在日本还有这样一部《赵志集》，但他的话却对《赵志集》传入日本并保留下来（尽管很小的一部份）的情况，也是适用的。

现存《赵志集》残卷的抄写年代虽不详知，但是无可怀疑的是，至少是日本平安时期中叶以前的抄本。其依据之一，已如上文中所述，《赵志集》卷首有“兴福传法”的印记和“山阶传法供”等字样，背面有兴福寺僧人经暹抄写的《唯识章》。经暹是平安时期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唯识章》是平安时期的抄本，而《赵志集》抄本的出现必然比前者早得多。经暹等人还在《唯识章》末尾记下了具体的一些时间，其字样是：

回向大菩提法界众生得（利益）

法相宗兴福寺常住伽蓝僧经暹笔

长元参年十月四日申克书写了

经暹自笔也 十一月一日点（了）

五月十七日

承德三（年）五月十一日 法隆寺常住僧觉春传取了

这些字样说明，经暹抄写《唯识章》是在日本后一条天皇长元三年十月，即中国北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近一月

后，经邇又作句读加点。将近七十年后的承德三年（公元1099年）五月，法隆寺僧人觉春“传取”了抄本，并作了记录。从这一事实可知，《赵志集》抄本至少在公元1030年之前就已经藏于兴福寺，进而可知其抄本的出现绝不晚于平安时代中叶。

依据之二是：抄本《赵志集》在书写上也颇有时代痕迹，如“宴”字写成“宴”、“叶”写成“葉”、“無”一律写作“无”、“灵”写作“靈”、“宽”写作“寬”，等等，都是日本唐人诗文抄本及其它古旧抄本中常见的。又如一行写不满空半格时加一点的作法也是当时日本抄本的惯例，刚好在《敬赠张皓兄》中“云雨俄分散”一句的“雨”字下边加了一点，“秋雁渲幽渚”一句的“雁”字下边也有一点，而“雨”、“雁”二字恰在一行之末尾。还有仿照唐人写法，书写中凡遇皇帝、尊者，都在前面空一格的习惯，在抄本中也大量出现，题目中空格的不少，如《奉酬刘长史》；而在这首诗中“上德荷恩荣”一句的“恩”字前也空一格，表示对皇帝的尊仰。此外，其温藉丰劲的书法也是平安时代的风格。

《赵志集》抄本残卷自从平安时代中叶后，一直作为《唯识章》抄写本的背面而保存着。据说在明治时代（1868—1912），久志本梅庄曾发现这部诗集残卷，进行了必要的修复。现在藏于天理图书馆，共有六张，每张高27.8厘米。但是宽度不一样，每张行数也不一致。第一张宽45厘米，字19行；第二张宽56厘米，字27行；第三张宽45厘米，字21行；第四张宽10.1厘米，字5行；第五张宽55.8厘米，字27行；第六张宽24.4厘米，字11行。总共110行字，十首诗。1920年，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编委会编辑、天理大学出版部刊行的《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第二卷中，影印为14页，另加封面一张。至此，这部深藏名山的唐人诗集残卷才算重新与日本以及世界学术界见面。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与《赵志集》相识，

这是可惜的。我们应当尽快地把这份淹没在异国土地上长达1000多年以上的文学遗产计算到唐诗宝库中来，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附录：《赵志集》一卷

敬赠 张皓兄

昔我背淮时，溜庭叨筮仕。及君飞盖夕，梁墀擅诗史。联文日华上，接绚阳台里。东阁奉宾游，西园追宴喜。谬此梁松筠，相彼历冬春。连璧交逾密，断金情更亲。林中浮渌虬，濠际跃赪鳞。自然知管鲍，宁止挹雷陈。欢娱乐相乐，放旷寻岩壑。原野莹心神，琴导谐赏讌。萧深对风景，顾步披花药。烟霞牙紫□，莼萝丝苒弱。淹留穷眺玩，丽藻方辉焕。逸唱子为轻，课拙余成惮。联翩限从役，云雨俄分散。各下潸然涕，共切离群叹。长望关河阻，结思徒延佇。春莺啼故林，秋雁喧幽渚。空悲积霜霰，无由欣晤语。时阅赠离章，持用宽羁绪。上善冠前良，弈叶播余芳。丹穴擒鸾凤，玄岫吐珪璋。墙仍攸伦孔，陂澄固偶黄。司文践□□，刊册染芸香。咸揖铜墨才，实资瑚琏器。简牍闻尚父，灌坛初历试。谁当嗣往哲，君子绍斯位。感神既不殊，非熊宁有异？非熊在渭川，佐圣佇光先。语德虽云类，比迹讵同年。珮虫开制锦，乳翟应鸣絃。何止高无二，终期掩半千。自揣无庸质，滥尔承朝顾。本之三生能，遂践庞公路。望古承清白，循今慙尸素。何以嗣余基，履冰期岁暮。索居睽宴语，每恨离筵促。下车忽相遇，适颺于斯足。言志悦披沙，放情欣倚玉。岂唯忘郑恢，复此陈心回。重叙旧嬉游，芳色几献酬。蝉吟催晚夏，鸿响应新秋。风气清幽谷，云阴澹浅流。写怀凭五际，长歌遣四愁。

奉酬 刘长史

晋岭高无极，汾川清且濬。诞梓表前修，资灵光后胤。澄陂溢万顷，断山耸千仞。淬水曜金芒，陵寒□玉润。励精悦湘素，

抗志敦风雅。书帙烛流萤，辩囿驰非马。发藻春葩落，挥毫秋露下。宁止冠扬班，方见超终贾。巨鳞初击浪，还翮始搏空。梁园奉修竹，楚馆作雄风。才倾大言赋，芳溢小山丛。曳裾参上客，悬藉偶□公。无庸惭薄伎，多幸陪高躅。接□猿岩阴，追飞鸟渚曲。交态君无□，□□途自勗。共悦忘是非，俱欣齐□□。碣石秋风日，长洲丽景时。名山多爽气，奇树有华滋。鼓琴恒共赏，酌水□同嬉。披襟穷雅论，握管赋新诗。扰扰劳形使，栖□倦时网。欢娱不再来，光阴诚易往。遽嗟云雨别，行睽风月□（原脱一字）。搔首怅劳歌，霏纓独长想。宏才惟□□，□处□多适。玉阶表令词，铜章宣□续。渔人释夜网，孺子驯朝翟。宽刑狱犴虚，富教田畴辟。鸣峻本周壤，祠□实秦京。大藩资变赞，上德荷恩荣。题舆昭令范，展骥阐喜声。惠化移眈俗，仁风被属诚。顾帷策蹇姿，还伤雕朽质。及斯牵墨绶，□□（原脱一字）谢铉笔。方申捧檄心，聊安代耕秩。问松宁有裕，求辖终无术。谬兹叨下邑，滥喜永嘉惠。怀仁道不騫，惟旧情无替。复此论襟抱，□鸟追赏梨。投赠重千金，披文高五际。文酒重留连，高宴促苦筵。秋灰移玉管，夏火度金天。云送衔芦雁，风催翳叶蝉。徒欣楼表赏，空愿继华篇。

秋日在县望雨仰赠郑司马

阴云凝素序，凉雨散秋旻。望山疑拥雾，瞻野若飘尘。始飞鸣凤岭，还洒饮龙津。宿草霑逾润，寒花濯更新。色黯虚庭夕，声喧危砌晨。素居劳望美，离思切依仁。徒怀代木唱，独敛向隅颦。方惭灌坛术，空慕颍川巾。

仰酬郑司马兄秋日望雨见赠之作

感秋嗟旅思，怀友怆离居。闲斋倦寂静，望美空踟躇。浮云任峻堞，飞雨散遥墟。似雾萦丹阜，疑尘飏紫虚。既汎文通远，还拂子思庐。别有陶□亮，纷然雅翰摅。铿锵韵金石，辉焕藻璠璵。欣睹安仁锦，空望景山车。

秋晚感时寄 裴草然

兰凋夏尽，菊茂秋深。惊□（原脱一字，疑为“风”）颺颺，寒木萧森。天高月净，鸟思虫吟。感时怀友，望美霑襟。情唯丘壑，志在山林。从此释网，谢病抽簪。眷言鲍叔，知余此心。

奉酬 裴草然秋晚感时见贻之制

景澄旻寓，气从寒葭。林惊风叶，菊照霜花。爰有吉士，感物兴嗟。驰魂岩壑，归想烟霞。展兹逸骥，握此灵蛇。式存匪石，言降披沙。顾惭璧友，空骖瑶华。

敬和 裴草然秋晚感时寄张结之作

杲明从律，白藏御时。草腓寒露，木落凉颺。有斐君子，感物陈诗。义深潘兴，词均宋悲。方追逸迹，乃论心期。粤惟不敏，滥吹连司。庶陪高躅，共采灵芝。

闲厅晚景敬呈 徐长史

落日下桑榆，暝烟起林薄。砌闲来狎鸟，簷空多哄雀。旅思独栖遑，心事两睽索。寂寞无与晤，徘徊竟何托。

敬和 徐司马闲厅晚景之赠

俄景暖余晖，寒树归栖翼。吏休案牍敛，庭闲喧讼息。顾修朽钝姿，多惭弼谐力。不能庶知止，言归事耕植。

奉和 闲厅晚景 司户萨照

薄晚闲无事，澹然休简牍。寥寥馆宇虚，苒苒寒光速。轻霜遍衰草，高风断群木。别有沧浪人，栖遑也干禄。

〔本文所说《赵志集》影印件及有关资料，多赖金子和正先生提供，特此鸣谢〕

作者工作单位：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